

羅馬的地理位置,歷史發展,文明特色,跟文化成就

羅馬帝國曾或多或少地以各種不同的路徑影響了文化史。

首先：是羅馬對於希臘化思想的直接影響。這一方面不太重要，也並不深遠。

其次：是希臘與東方對於羅馬帝國西半部的影響。這一方面則是深遠而持久的，因為其中包括有基督教在內。

第三：是羅馬悠久的和平對於傳播文化以及對於使人習慣於與一個單一的政府相聯 系著的單一的文明這一觀念，所起的重要作用。

第四：是希臘化文明傳布到回教徒的手裏，又從回教徒的手裏最後傳至西歐。

在考查這些影響之前，先簡述一下政治史將會是有益的。亞歷山大的徵服並沒有觸 及西地中海；公元前三世紀之初，西地中海為兩個強大的城邦，即迦太基與敘拉古，所 控制。在第一次與第二次布匿戰爭時（公元前 264-261 與 218-201 年），羅馬徵服了敘拉 古並使迦太基淪於無足輕重的地位。公元前二世紀，羅馬徵服了馬其頓王朝的各個國家， - - 埃及則作為一個附屬國確乎是不絕如縷地一直存在到克婁巴特拉死時（公元前 30 年） 為止。西班牙是在對漢尼拔的戰爭中附帶被徵服的；法蘭西是公元前一世紀中葉被凱撒 徵服的，大約一百年之後英格蘭也被徵服了。羅馬帝國極盛時期的疆界在歐洲是萊茵河 與多瑙河，在亞洲是幼發拉底河，在北非是大沙漠。羅馬帝國主義在北非也許是表現得最好的，（北非在基督教史上的重要性在於它是 聖賽普勒安與聖奧古斯丁的家鄉，）這兒在羅馬之前和羅馬以後都是大片荒蕪的地區， 但這時變成了肥沃的地區並維持著許多人口眾多的城市。從奧古斯都即位（公元前 30 年） 至公元後三世紀的動亂 為止，羅馬帝國在這兩百多年之中大體上是穩定的、和平的。

同時，羅馬國家的體制也經歷了重要的發展。起初羅馬是一個很小的城市國家，與 希臘的那些城市國家，特別是象斯巴達那樣的城市國家，並沒有什麼不同；而且也並不 依靠著對外的貿易。國王也象荷馬時期的希臘國王一樣，早已被貴族的共和國所代替了。 當體現在元老院裏的貴族成份還依然強大的時候，就已經逐漸地增加了民主的成份；這 一妥協的結局曾被斯多葛派的潘尼提烏（波裏比烏和西塞羅都重複著他的觀點）視為是 君主制、貴族制與民主制三種成份的理想結合。但是徵服卻打破了這種極其不穩定的平 衡；它給元老階級帶來了新的巨大的財富，其次在稍小的程度上也給稱為 ldquo； 騎士 rdquo； 的上層中等階級帶來了財富。意大利的農業本來是操在小農們的手裏，他們以自 己的極其家庭的勞動來進行耕作；但現在農業已經成為屬於羅馬貴族使用奴隸勞動來種 植葡萄與橄欖的大地產的事情了。結果就是，不顧國家利益與臣民幸福、只知寡廉鮮恥 以求個人發財致富的元老院，竟成為事實上無所不能的了。

公元前二世紀後半葉格拉古兄弟所發動的民主運動，引致了一系列的內戰；最後 - - 就象在希臘所常見的一樣 - - 便是 ldquo； 僭主制 rdquo； 的確立。看起來令人驚異的 是，在希臘只限於很微小的地區上的那些發展，現在竟以這樣巨大的規模而重演。尤裏 烏斯•凱撒的繼承人與養子奧古斯都以公元前 30 年至公元後 14 年在位，他終於結束了內 爭和（除了少數的例外）對外的征戰。自從希臘文明開始以來，古代世界第一次享受了 和平與安全。

有兩件東西摧毀了希臘的政治體系：第一是每個城邦之要求絕對的主權，第二是絕 大多數城邦

內部貧富之間殘酷的流血鬥爭。在徵服了迦太基與希臘化的各國之後，前一個原因就不再攪擾世界了，因為對羅馬已經不可能再進行有效的抵抗。但是第二個原因 卻仍然繼續存在著。在內戰裏，某一個將軍可以宣佈自己是元老院的戰士，而另一位將軍又宣佈自己是人民的戰士。勝利歸於能以最高的代價收買兵士的人。兵士們不只要 金錢和掠奪，而且還要恩賜的土地；因此每一次內戰的結束都是正式地以法令來廢除許多原來在名義上是國家佃戶的土地所有者，以便為勝利者的軍人讓位。進行戰爭的費用， 是由處決富人並沒收其財產來支付的。這種災難性的制度是不大容易結束的；但最後出乎每個人的意料之外，奧古斯都的勝利竟是如此之徹底，以致於再也沒有競爭者能向他 所要求的權力挑戰了。

對整個羅馬世界來說，竟然發見內戰時期已告結束，這來得好象是一場意外，除了 少數的元老黨而外大家全都歡欣鼓舞。對每一個人來說，這真是一場深沉的蘇息，羅馬 在奧古斯都之下終於成就了希臘人和馬其頓人所枉然追求過的、而羅馬在奧古斯都之前 亦未能成就的穩定與秩序。據羅斯多夫採夫說，共和時期的羅馬給希臘 lquo；所帶來的 除了貧困、破產與一切獨立政治活動的停頓而外，並沒有任何新的東西。rdquo；奧古 斯都在位的時期，是羅馬帝國的一個幸福時期。各省區的行政組織多少都照顧到了居民 的福利，而不單是純粹掠奪性的體制了。奧古斯都不僅在死後被官方所神化，而且在許 多省份的城市裏還自發地被人認為是一個神。詩人們歌頌他，商人階級覺得普遍的和平 是便利的，甚至連奧古斯都是以一切表面的尊敬形式在應付著的元老院也乘此機會把各 種榮譽和職位都堆在他的頭上。

但儘管世界是幸福的，然而某些生趣已經喪失了，因為人們已經更愛安全而不願冒 險了。在早期，每個自由的希臘人都有機會冒險；腓力普和亞歷山大結束了事情的這種 狀態，在希臘化的世界中唯有馬其頓的君王們才享有無政府式的自由。希臘世界已經喪 失了自己的青春，而變成 為犬儒的或宗教的世界了。要在地上的制度之中實現理想的那 種希望消逝了，就連最優秀的人也隨之而喪失了他們的熱誠。天堂對蘇格拉底來說，是 一個他可以繼續進行論辯的地方，但是對於亞歷山大以後的哲學家們來說，它卻是與他 們在地上的生活大為不同的某種東西了。

後來在羅馬也有同樣的發展，但卻採取了不那麼苦痛的形式。羅馬並沒有象希臘那 樣地被人徵服，而且相反地還有著順利成功的帝國主義的刺激。在整個內戰時期裏，對 於混亂無秩序應該負責的乃是羅馬人。希臘人屈服於馬其頓人之後，並沒有得到和平與 秩序；然而希臘人和羅馬人一旦屈服於奧古斯都之下，便都獲得了和平與秩序。奧古斯 都是一個羅馬人，大多數羅馬人之向他屈服都是心甘情願的，而不僅僅.僅.是由於他那優 越的威力的緣故；何況他還煞費苦心地在掩飾他的政府的軍事基礎，並使之依據於元老 院的法令。元老院所表示的種種阿諛奉承，毫無疑問是言不由衷的；但是除了元老階級 以外，卻並沒有一個人因此而感到屈辱。

羅馬人的心情很象是十九世紀法國的 jeune hommerang；（生活整飭的青年）， 他們經過了一番戀愛的冒險之後，就在一場理性的婚姻上面穩定了下來。這種心情儘管 是稱心滿意的，但卻不是有創造性的。奧古斯都時期的大詩人都是在比較動亂的時代裏 面造就出來的；荷拉士亡命於腓力比，他和魏吉爾兩個人的田莊都被籍沒並分給了勝利 的軍人。奧古斯都為了使國家穩固，也多少在表面上努力要恢復古代的信仰，因此也就 必須對自由研究採取頗為敵視的態度。羅馬世界開始變得刻板式的了，這一過程在以後 各個皇帝的時期都一直在繼續著。

奧古斯都最初的一些繼承者們，任性地對元老們以及對紫色皇袍的可能競爭者們採用了種種駭人聽聞的殘酷辦法。在某種程度上，這一時期的為政不仁也蔓延到了各個省區；但是大體上，奧古斯都所創立的行政機器仍然繼續運行得很好。隨著公元 98 年圖拉真的即位就開始了一段更好的時期，這段時期延續到公元 180 年馬爾庫斯·奧勒留逝世時為止。這一段時期裏的羅馬帝國政府，正象是任何專制政府所可能的那樣好。反之，第三世紀則是一個災難慘重的時期。軍隊認識到了自己的威力，便視金錢以及能否允諾他們一生不作戰為轉移而擁戴某個皇帝或者廢黜某個皇帝，於是軍隊也就不再成為有效的戰鬥力量了。野蠻人來自北方和東方，侵入並掠奪羅馬的領土。軍隊一心計較私利與內哄而無力抵抗。整個的財政體系瓦解了，因為收入已經極大地減少，同時勞而無功的戰爭以及收買軍隊又使得支出大為增加。戰爭而外，疫癘也大大地減少了人口。看來似乎羅馬帝國就要傾頹了。這種結局卻被兩個能幹的人物給避免了，這兩個人就是戴克里先（公元 286-305）和君士坦丁，後者的無可爭執的御位是自公元 312 年直至 337 年為止。這時候帝國分為東西兩部分，大致上相當於希臘語和拉丁語的兩部分。君士坦丁在拜占庭建立了東部帝國的首都，並為它起了一個新名字叫作君士坦丁堡。戴克里先有一個時候改變了軍隊的性質，從而約束了軍隊；但從他以後，最能作戰的武力便都是由野蠻人，主要的是日耳曼人，所組成的，一切高級指揮的職務也都向他們開放。這顯然是一種危險的辦法，而五世紀初它便產生了它那自然的結果。野蠻人終於決定為自己作戰要比為羅馬主子作戰更為有利。可是，它為它的目的而效力了一個多世紀。戴克里先的行政改革同樣也有一個短期的成功，但是終於也同樣帶來了災難。羅馬的體制是允許各城市有地方自治政府的，並讓地方官吏自己去收稅，只有每個城上繳的稅額總數才由中央當局規定。這種體制在繁榮時期一直運用得很好，但是現在到了帝國枯竭的時期，所需的收入已經多得非使用過度的壓榨就不能供應了。市政當局都是個人對收稅負責的，便都紛紛逃亡以避免向上交納。戴克里先強迫家道殷實的公民擔任市政職務，並規定逃亡是非法的。他又出於同樣的動機而把農村居民轉化為農奴，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上並禁止遷移。這種體制也被後來的皇帝們所保留下來。君士坦丁最重要的措施就是採用基督教為國教，這顯然是因為大部分兵士都是基督教徒的緣故。這一措施的結果就是當五世紀日耳曼人摧毀了西羅馬帝國的時候，它的威信也使得日耳曼人接受了基督教，從而便為西歐保存下來了那些曾為教會所吸收了的古代文明。

劃歸羅馬帝國東半部的領土，啟發展卻有不同。東羅馬帝國的疆域雖然不斷縮小（除了六世紀查士丁尼暫時性的徵服而外），但它卻一直存在到 1453 年君士坦丁堡被土耳其人徵服為止。然而往昔東部的羅馬省份，包括非洲和位於西方的西班牙在內，都變成了回教世界。阿拉伯人與日耳曼人不同，他們摒棄了那些被他們所徵服的人民的宗教，但是接受了被徵服者的文明。東羅馬帝國的文明是希臘的而不是拉丁的，因而自七世紀至十一世紀保存了希臘文學以及一切殘存的、與拉丁文明相對立的希臘文明的，便是阿拉伯人。自十一世紀以後，最初是通過了摩爾人的影響，西方世界才又逐漸地恢復她那已經喪失了的希臘遺產。

我現在就來談羅馬帝國對文化史起作用的四條途徑。

I．羅馬對希臘思想的直接影響

這開始於公元前二世紀的兩個人，即歷史學家波里比烏與斯多葛派的哲學家潘尼提烏。希臘人

對羅馬人的自然態度，是一種夾雜著恐懼的鄙視；希臘人認為自己是更文明的，但是在政治上卻較為軟弱。如果羅馬人在政治上有著更大的成功，這只說明瞭政治是一樁不光彩的行業。公元前二世紀一般的希臘人是耽於逸樂的、機智敏捷的，他們善於經營，對一切事都毫無忌憚。然而也還有一些具有哲學能力的人。其中有些人——特別是懷疑派，例如卡爾內亞德——竟致於讓聰明摧毀了嚴肅。有些人，如象伊壁鳩魯派或一部分斯多葛派，就完全隱退到寧靜的個人生活裏面去了。但是也有少數人，他們的眼光要比亞里士多德對亞歷山大所曾表現過的更為深刻，他們認識到了羅馬的偉大乃是由於有著希臘人所缺乏的某些優點。

歷史學家玻裏比烏約於公元前 200 年生於阿加地亞，他是做為一個囚犯而被送到羅馬去的，但是到了羅馬之後他卻有幸做了小塞庇歐的朋友，他伴隨著小塞庇歐經歷過許多次征戰。一個希臘人而認識拉丁文原是罕見的事，雖說大多數受過教育的羅馬人都認識希臘文；然而玻裏比烏的遭遇卻使得他精通拉丁文。他為了教益希臘人而寫出了布匿戰爭史，因為布匿戰爭曾使羅馬得以徵服全世界。當他寫作的時候，他對羅馬體制的讚美已經是過時的了；但是在他的時代以前，羅馬的體制與絕大多數希臘城邦不斷變化著的體制比較起來，卻要更富於穩定性與效率。羅馬人讀了他寫的歷史自然是高興的；然而希臘人是否如此就值得懷疑了。

斯多葛派的潘尼提烏，我們在前一章中已經談過了。他是玻裏比烏的朋友，並且也象玻裏比烏一樣是小塞庇歐的被保護人。當塞庇歐在世的時候，他屢次到過羅馬，但是從公元前 129 年塞庇歐死後，他就留在雅典做斯多葛派的領袖。羅馬仍然充滿著為希臘所已經喪失了的那種與政治活動的機會聯繫在一片的希望心。因而潘尼提烏的學說比起早期斯多葛派的學說來，便有著更多的政治性，而與犬儒派的學說更少相似。或許是有教養的羅馬人對柏拉圖所懷的敬慕影響了他，使他放棄了他那斯多葛派前人們的教條主義的狹隘性。於是斯多葛主義就以他和他的繼承者波昔東尼所賦予的那種更為廣博的形式，而有力地打動了比較嚴肅的羅馬人。

後來的愛比克泰德雖然是一個希臘人，但他一生大部分是住在羅馬的。羅馬為他提供了他的大部分例證；他經常勸告聰明人不要在皇帝的面前發抖。我們是知道愛比克泰德對馬爾庫斯·奧勒留的影響的，但是他對希臘人的影響卻很難探索了。

普魯塔克（約公元 46-120 年）在他的《希臘羅馬名人傳》一書中，追溯了兩國大部分顯赫人物的品行發展。他在羅馬度過相當長的時間，並且受到了哈德裏安與圖拉真兩位皇帝的尊敬。除了他的《名人傳》以外，他還寫過無數關於哲學、宗教、道德以及自然史的作品。他的《名人傳》一書顯然是想在人們的思想裏把希臘和羅馬調和起來。

大體說來，除了上述的這些例外人物，羅馬對於帝國說希臘語的那部分所起的只是破壞作用。思想與藝術都衰頹了。直到公元二世紀末期為止，生活對於家境殷實的人們來說，乃是愉悅的、舒適的；沒有什麼刺激使精神緊張，也沒有多少機會使人能有偉大的成就。公認的各派哲學——柏拉圖派的學園、逍遙學派、伊壁鳩魯學派和斯多葛派——都一直存在著，直到公元 529 年才被查士丁尼大帝（出於基督教的頑固性）所封閉。然而這些學派，自從馬爾庫斯·奧勒留的時代以來，除了公元三世紀的新柏拉圖派而外（這一派，我們在下一章中將要談到），沒有一派表現過任何的生平；而且這些人也幾乎一點都不曾受到羅馬的影響。帝國中拉丁與希臘的兩部分日益分道揚鑣了；對希臘文的知識在西半部已經成為罕見的事，而拉丁文在東半部則自君士

坦丁之後也僅只存在於 法律和軍隊之中。

II . 希臘與東方對羅馬的影響

這裏有兩件迥乎不同的事要加以考慮：第一是希臘化的藝術、文學與哲學對於最有 教養的羅馬人的影響；第二是非希臘的宗教與迷信在整個西方世界的瀰漫。

(1) 當羅馬人最初與希臘人相接觸的時候，他們就查覺到自己是比較野蠻的、粗魯 的。希臘人在許多方面要無比地優越於他們：在手工藝方面，在農業技術方面；在一個 優秀的官吏所必需具備的各種知識方面；在談話方面以及享受生活的藝術方面；在藝術、 文學和哲學的各方面。羅馬人唯一優越的東西就是軍事技術與社會團結力。羅馬人對於 希臘人的這種關繫，很有點象 1814 年與 1815 年普魯士人之對於法國人的關繫；但是後一 個例子只不過是暫時性的，而前一種情形則延續了一個漫長的時期。布匿戰爭之後，年 青的羅馬人對希臘人懷著一種贊慕的心情。他們學習希臘語，他們模仿希臘的建築，他 們僱用希臘的雕刻家。羅馬有許多神也被等同為希臘的神。羅馬人起源於特羅伊的說法 就被創造了出來，以便與荷馬的傳說聯繫在一起。拉丁詩人採用了希臘的韻律，拉丁的 哲學家接受了希臘的理論。終於，羅馬在文化上就成了希臘的寄生蟲。羅馬人沒有創造 過任何的藝術形式，沒有形成過任何有創見的哲學體系，也沒有做出過任何科學的發明。 他們修築過很好的道路，有過有系統的法典以及有效率的軍隊。但此外的一切，他們都 唯希臘馬首是瞻。

羅馬的希臘化就在風尚方面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柔靡，這是老卡圖所深惡痛絕的。直 迄布匿戰爭為止，羅馬人始終是一個耕牧的民族，具備著農夫的種種德行和劣點：嚴肅、 勤勞、粗鄙、頑固而又愚昧。他們的家庭生活一直是穩定的而且牢固的，建立在 patria potestas (父權) 的基礎之上；婦女和青年完全處於附屬地位。但這一切都隨著財富突 然之間的大量流入而起了解變。小塊的田地消失了，逐漸地被使用奴隸勞動並實行新的 科學的農業方法的大莊園所代替了。強大的商人階級興起了，有很多人都由於掠奪而發 財致富，就象是十八世紀英國的那些 nabob 一樣。女人一直都是德行很好的奴隸，但現 在也自由了、放蕩了；離婚變成了常見的事；富人不再生育孩子。幾個世紀以前希臘人 也曾經歷過同樣的發展，希臘人以他們的前例鼓勵了歷史學家們所稱之為道德敗壞的那 些現象。但甚至在羅馬帝國最放蕩的時代，一般的羅馬人也仍然把羅馬認為是高舉著更 純潔的倫理規範以對抗希臘的腐化墮落的一個中流砥柱。

希臘對西羅馬帝國的文化影響，從公元三世紀以後便迅速地削弱了，主要是由於整 個的文化都在衰頹。這是有許多原因的，但是有一個原因必須特別提出。在西羅馬帝國 的末期，政府已經比以往越發是赤裸裸的軍事專制了。通常總是軍隊推舉一個成功的將 軍作皇帝；但是軍隊就連它最高級的軍官也包括在內，都不是由有教養的羅馬人所組成 的，而是由邊境上的半野蠻人所組成的。這些粗暴的兵士是用不著文化的，他們把文明 的公民僅僅看成是賦稅的來源。私人都太貧困了而受不起多少教育，國家又認為教育是 不必需的。因而在西方只有少數特殊有學問的人，還能閱讀希臘文。

(2) 反之，非希臘的宗教與迷信則在西部獲得了越來越堅固的據點。我們已經看到 亞歷山大的徵服曾怎樣地把巴比倫人、波斯人和埃及人的信仰都介紹給了希臘世界。同 樣地，羅馬的徵服也使得西部世界熟悉了這些學說以及猶太人的和基督徒的學說。我以 後再來談猶太人與基督

徒；目前我只以異教迷信所及的範圍為限。

在羅馬，每一種教派與每一個先知都在最高的各個當政的派系裏有其代表，有時候還獲得他們的支持。魯西安儘管處於一個輕率信仰的時代，但卻代表著穩健的懷疑主義；他說過一個有趣的故事，是關於一個名叫巴甫拉格尼亞人亞歷山大的先知與行神跡者的故事，這個故事一般公認大致是真的。這個人醫治病人，預言未來，還四出訛詐。他的名聲傳到了當時正在多瑙河上與馬格馬尼人作戰的馬爾庫斯·奧勒留的耳朵裏。皇帝便向他請教如何才能獲得戰爭的勝利；所得到的答覆是，如果他把兩只獅子投進多瑙河裏去，便會得到一場偉大的勝利。他聽從了這個通神者的勸告，但是獲得了這場偉大勝利的卻是馬格馬尼人。儘管出了這場差錯，亞歷山大的名氣卻仍然不斷地增長。有一個執政官級的羅馬名人魯提利安努曾向他請教過許多事情，最後，請求他指點自己如何選擇一位妻子。亞歷山大也象安迪米昂一樣，曾經博得過月神的青睞，並且和她生過一個女兒，神諭就把他這個女兒推薦給了魯提利安努。ldquo；魯提利安努年齡此時已六十歲了，他立刻聽從了神的諭令；並且在慶祝她的婚禮時，犧牲了整整一百頭牛奉獻給他那位天上的岳母。rdquo；比巴甫拉格尼亞人亞歷山大的事跡更為重要的，是皇帝艾羅加巴魯或名赫裏奧加巴魯（公元218-222年）的御位；這位皇帝在自己被軍隊推舉登基之前，本是敘利亞太陽神的一位祭司。在他從敘利亞赴羅馬的緩慢行程中，他的畫像被先當做禮物送進了元老院。ldquo；他被畫成穿著他那按照米底亞人與腓尼基人寬大片垂的款式、用絲線與金線織就的祭司的長袍，頭上戴著古波斯式高聳的冠冕，數不清的項圈和袖上都飾滿了無價的寶石。他的眉毛被塗得黑黑的，面頰畫成一副人工造作的白裏透紅。深沉的元老們都嘆著氣，承認羅馬在長期經歷了自己本國人的嚴酷的暴政之後，現在終於卑躬屈膝於東方專制的奢靡之前了。rdquo；他受到一大部分軍隊的支持，狂熱地把東方宗教的做法搬到了羅馬；他的名字就是他曾經擔任過大祭司的愛梅薩地方所崇拜的太陽神的名字。然而他的母親，或祖母，才是真正的統治者，她看出他是走得太遠了，於是就廢黜了他而另立她自己的侄子亞歷山大（公元222-235年），此人的東方的傾向是比較不太過分的。當時所可能有的各種信仰的雜揉，就從他私人的教室裏也可以得到說明。在這座教堂裏，他安置了亞伯拉罕、奧爾弗斯、提阿那的亞波羅以及基督等等的神像。米斯拉教起源於波斯，後來成了基督教的激烈競爭者，特別是在公元三世紀的後半葉。拚命試圖控制軍隊的歷代皇帝都感覺到宗教可以提供一種十分必需的穩定性；但那必須是一種新的宗教，因為兵士們所擁護的都是新宗教。這個宗教被引進了羅馬，並且非常投合軍人的心意。米斯拉是太陽神，但他並不象他的那些敘利亞同伴們那麼樣柔弱；他是一個主宰戰爭的神，——而善與惡之間的大戰本來是自從瑣羅亞斯德以來波斯信仰的一部分。羅斯多夫採夫曾複製過從德國海登海姆的地下教堂中所發現的一座崇拜米斯拉的浮雕，並且指出米斯拉的信徒在軍隊之中必定是非常之多的，不僅東方有而且西方也有。

君士坦丁大帝之採用基督教在政治上是成功的，而此前介紹新宗教的種種試圖都失敗了；不過從政府的觀點來說，則以前的種種試圖和君士坦丁的試圖是極其類似的。它們成功的可能性都同樣地是由於羅馬世界的災難與疲憊。希臘與羅馬的傳統宗教只適合於那些對現世感到興趣並且對地上的幸福懷抱著希望的人們。亞洲則有著更悠久的苦痛失望的經驗，於是就泡製出來了更為成功的、採取寄希望於來世的形式各種解救劑；其中以基督教給人的慰藉最為有效。但是基督教當其成為國教的時候，已經從希臘吸取了很多的東西，它把這些連同著猶太教的成份一片都傳給了西方的後代。

III．政府與文化的統一

希臘偉大時代的許多成就之所以沒有象米諾時代的許多成就那樣地失傳，我們首先得歸功於亞歷山大，其次得歸功於羅馬。公元前五世紀如果崛起了一位成吉思汗的話，很可能把希臘化世界中一切重要的東西一掃而光；薛修斯只要再稍微能幹一點，就可以使希臘文明大大遜色於他被擊退以後所出現的情況。讓我們想想從伊斯奇魯斯到柏拉圖的這一段時期吧：這一時期中所成就的一切，全都是少數商業城邦居民中的少數人所成就的。這些城邦後來已經證明並沒有多大的力量能抵禦外來的征服；但是由於分外的幸運，希臘的征服者，即馬其頓人和羅馬人，都是希臘的愛好者，他們並沒有把他們所征服的東西加以毀滅；若是薛修斯或者迦太基的話，便會乾出這種事情來了。我們之得以認識希臘人在藝術、文學、哲學和科學上的成就，這一事實應該歸功於西方征服者所造成的太平局面；這些西方征服者具有清明的頭腦能讚美被自己所統治的文明，並盡自己最大的努力來保存它。

在政治的與倫理的某些方面，亞歷山大與羅馬人乃是產生了更好的哲學的原因，——這種哲學要比希臘人在他們自由的日子裏所宣揚過的任何哲學都更好。我們已經看到斯多葛派信仰人類的博愛，他們並不把自己的同情心局限於希臘人。羅馬長期的統治使人們習慣於一種在一個單一政府之下的單一文明的觀念。我們知道世界上還有許多重要的部分是不屬於羅馬的，——尤其是印度和中國。但是對羅馬人來說，則似乎羅馬帝國以外就只不過是些微賤的野蠻部族罷了；只要什麼時候願意征服他們，隨時都可以征服他們。在羅馬人的心目中，羅馬帝國在本質上、在概念上都是全世界性的。這種觀念就傳給了基督教會；所以儘管有佛教徒、儒教徒以及（後來的）回教徒，但基督教會依然是“公教”。Securus iudicabit orbis terrarum（無畏地審判本世界）是基督教會從晚期斯多葛派那裏所接受過來的一條格言；它之打動人心也是由於羅馬帝國的顯著的大一統性。自從查理曼時代以後，在整個的中世紀裏基督教會和神聖羅馬帝國在概念上都是全世界性的，儘管人人都知它們在事實上並非如此。一個人類的家庭、一個公教、一個普遍的文化、一個世界性的國家，這種觀念自從它被羅馬

差不多實現以來，始終不斷地在縈繞著人們的思想。羅馬在擴大文明領域這方面所起的作用，具有著極重大的意義。作為羅馬軍團武力 徵服的結果，意大利北部、西班牙、法蘭西與西德的許多地方都開化了。所有這些地區 都已證明它們自身正如羅馬自己一樣，也能夠享有高度的文化。在西羅馬帝國的末年，高盧所產生的人物至少可以和他們同時代的其他古文明地區的人物相媲美。正由於羅馬 傳播了文化，野蠻人才僅僅造成了暫時的晦蝕，而不是永久的黑暗。也許有人說，文明的 “質” 再也比不上白裏克裏斯時代的雅典那樣優秀了；但是在一個戰爭與 毀滅的世界裏，“量” 從長遠講來幾乎和 “質” 是同等重要的，而 “量” 則要歸功於羅馬了。

IV．回教徒作為希臘文化的傳遞者

公元七世紀，回教先知穆罕默德的信徒們徵服了敘利亞、埃及與北非；下一個世紀，他們又徵服了西班牙。他們的勝利是輕而易舉的，只有很輕微的戰鬥。除了可能在最初 幾年而外，他們也並不是狂熱的；基督徒與猶太人只要納貢，就可以安然無恙。阿拉伯 人不久就接受了東羅馬帝國的文明，可是他們另有一種國運方興的希望心，而並非一種 國運衰頹的疲憊。他們的學者閱讀希臘文並加以注疏。亞里士多德的名氣主要地得歸功 於他們；在古代亞里士多德是很少被人提到的，並且被認為不能和柏拉圖相提並論。

考察一下我們所得之於阿拉伯人的一些名詞，——例如：代數、酒精、煉丹、蒸餾 器、城、方位、天頂，等等，——對我們是會有啟發性的。除了 “酒精” —— 這個字不是指一種飲料，而是指化學上應用的一種材料 —— 而外，這些字便很好地勾 繪出我們所得之於阿拉伯人的某些東西的一幅景象。代數學是亞歷山大港的希臘人所發 明的，但是後來被阿拉伯人更向前推進了一步。

“煉丹”、“蒸餾器”、“城” 都與想把賤金屬轉化為黃金的試圖有關，這種試圖是阿拉伯 人從希臘人那裏學來的；阿拉伯人從事煉金術時，還援引過希臘的哲學。“方位” 與 “天頂” 是天文學的名詞，主要地是被阿拉伯人用於佔星術方面的。

但這種字源學的方法，卻掩蔽了我們所得之於阿拉伯人的有關希臘哲學知識方面的 東西；因為當歐洲重新研究哲學的時候，所需的術語都是採自希臘文或拉丁文的。阿拉 伯人在哲學上作為注疏家，要比作為創造性的思想家更優越。對我們來說，他們的重要 性就在於：唯有他們（而不是基督徒）才是只有在東羅馬帝國被保存下來了的那些希臘 傳統的直接繼承人。在西班牙，以及在較小的程度上也在西西裏，與回教徒的接觸才使 得西方知道了亞里士多德；此外還有阿拉伯的數字、代數學與化學。正是由於這一接觸 才開始了十一世紀的學藝復興，並引導到經院哲學。要到更晚得多的時候，從十三世紀 以後，對希臘文的研究才使人能夠直接去翻閱柏拉圖與亞里士多德或者其他的古代希臘 作家們的著作。但是假如阿拉伯人不曾保留下來這種傳統的話，那末文藝復興時代的人 也許就不會感覺到復興古典學術的獲益會是那樣地巨大了。

歷史概述

1. 羅馬帝國簡史

羅馬是在主前 753 年，於台伯（Tiber）河畔的七個小山上建立的。主前 750 年，伊特拉士坎人（Etruscans）入侵，佔據羅馬，建立王國，實行王政，史稱「王政時期」。王政時期的社會，分為貴族、平民兩大階級。名義上，君王掌有司法、行政的絕對權力；但實際上，實權掌握在貴族所組成的元老院（Senate）手中。主前 509 年間，拉丁人推翻伊特拉士坎人的統治，廢除了王政，改行共和政體，史稱「共和時期」。主前 264~146 年間，羅馬先後征服了迦太基、敘利亞、馬其頓、希臘等地，迅速擴張成爲一個跨陸大國。主前 48 年，該撒猶流（Julius Caesar），平定了高盧與英格蘭，奠定了日後帝國專制的基礎。凱撒死後，姪孫屋大維（Octavian）興起，擊敗了雷比達與安東尼兩人，結束了混亂的三雄分治，並於主前 27 年，在元老院所進奉的「奧古斯督」（Augustus，和合本譯爲「亞古士督」，意即受尊敬者）之尊號下，正式成爲羅馬帝國第一位皇帝。羅馬帝國政治上的和平，與交通上便利，使主耶穌能平安出生於人類中間，且使主受死的豫言得以應驗，這乃是神的命定。

2. 羅馬帝國對基督徒的十次主要逼迫

羅馬帝國對於基督徒逼迫之殘酷，乃是眾所週知的。第五世紀的教會歷史學家歐若修（Orosius），將羅馬帝國的逼迫，分為尼羅（Nero）、多米田（Domitian）、圖拉真（Trajano）、奧熱流（Aurelius）、瑟佛倫、馬克西姆（Maximus）、德修（Decius）、瓦勒尼（Valerian）、奧理良（Aurelian）、和戴克理先（Diocletian）等十個時期。

尼羅皇帝對於基督徒的逼迫極其殘暴，他迫使基督徒穿上獸皮，使其在鬥獸場上被野獸撕裂；或將基督徒與乾草捆在一起，製成照亮其園遊會的火把。按照教父革利免（Clement）的記述，保羅與彼得便是在尼羅的迫害中殉道的。尼羅死後，多米田繼續搜捕基督徒，並要求百姓以主、以神尊稱他。傳說使徒約翰即是在多米田期間被放逐到拔摩島上，寫成啓示錄。其後的圖拉真，將一切堅持承認自己是基督徒的人，下令處決。在其統治下，耶路撒冷的主教西面（Symeon）被釘十字架，而安提阿的主教以格那提（Ignatius of Antioch）則死於獅子之口。示每拿

的主教玻雷卡（Polycarp）亦在皮雅斯大帝任內殉難。

主後 161 至 222 年，教會受到極大的迫害，殉道者猶斯丁（Justin Martyr）於此時期中遇難。爾後的三十年間，因逼迫暫時止息，許多基督徒開始鬆懈；因此，當主後 250 年德修皇帝下令要求基督徒放棄信仰，向羅馬的神獻祭時，有許多人便因鬆散安逸而離棄真道。主後 260 至 303 年，教會發展奇速，人數大增。主後 303 年，戴克里先為要有效統治其帝國，要求羅馬公民統一信仰。他下令焚毀聖經，要求命令所有的基督徒必須獻祭或吃祭偶像之物，並將祭酒灑在市場所出售之食物上，使基督徒在背叛信仰與餓死之間作抉擇。教會歷史學家優西比烏（Eusebius）即活在此迫害年間，親手記下了迫害者的暴行與殉道者的事蹟。

耶穌基督在升天前吩咐門徒說：「聖靈降臨在你們身上，你們就必得著能力。並要在耶路撒冷、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直到地極，作我的見證。」門徒忠心的在耶路撒冷等候。五旬節聖靈降臨在他們身上，他們便大有能力，放膽的宣講基督為罪人受死、復活的福音。使徒行傳告訴我們，因著他們大膽的宣講，受浸加入教會的人天天增加，耶路撒冷的教會便壯大起來，使猶太公會的人感受到很大的威脅，企圖用逼迫去遏止基督教的蔓延。當信主的人越發增加，他們對教會所施的壓力便越大；初時只是將使徒收監，後來竟公然將司提反用石頭打死。自司提反殉道後，耶路撒冷的教會便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門徒都分散在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用歷史的透視，我們看到神讓逼迫臨到信徒是有祂的美意。初時信徒只忠心的在耶路撒冷工作，他們似乎沒有望遠一些，看到猶太全地和撒瑪利亞的需要。神藉著逼害，將他們領到新的工場，為神收割。使徒行傳告訴我們，腓力被聖靈領到撒瑪利亞，因他的宣講，撒瑪利亞的人都受浸歸信基督。隨後腓力被聖靈領到曠野，在那裏向埃提阿伯的太監傳福音，然後為他施洗。對於當時的教會，這顯然是一個重大的突破，因為福音第一次被帶到外邦人當中。就在這時候，神呼召保羅，作為向外邦人傳福音的使徒；這樣，福音便在外邦人中大大的廣傳，從巴勒斯坦及小亞細亞一帶，到希臘以至義大利各城，福音的種籽撒下，教會便在這些地方萌芽、茁長。不過我們必須了解，在使徒時期，教會只是零星星的散佈於巴勒斯坦、小亞細亞、希臘及義大利各地，而每處的信徒仍是非常稀少，且限於低下層；但這樣零星地散佈的基督徒群體卻在以後短短二百年間，使他們的信仰成為改造整個羅馬帝國文化的重要動力。我們不妨在這裏看看初期教會擴展的情況。

談到教會的擴展，很多史學家都以安提阿為中心，因為在初期教會，安提阿是向外邦人傳福音的基地，教會第一隊向外傳教的宣教隊便是在這裏組成的，那便是保羅和巴拿巴組成的宣教隊。相傳多馬也是從安提阿出發，往東到達巴非亞王國（Parthia）傳道，然後再往東到達印度。

首先我們談談教會向東推進的發展。從安提阿向東北推進，福音傳到伊德撒（Edessa）。伊德撒是當時從小亞細亞及敘利亞往亞美尼亞（Armenia）境的必經之路。大抵因為它是貿易的通道，早在一世紀，福音已傳到這裏。相傳伊德撒的國王當耶穌在世時，寫信給耶穌，求祂為他治病；而耶穌復活後便差一使徒前往為他治病，因而使全城歸主。無論這傳說是否真實，教會很早已在這裏建立穩固的基礎卻是事實。在主後第二世紀末，基督教已在這裏被奉為國教。按一位教父的記載，當時首先由王室接受基督教，然後人民跟著信主。由伊德撒再往東，福音傳到米索波大米亞一帶，直到波斯的邊界。當時米索波大米亞境內的人民多信奉拜火教，但拜火教漸漸失其活力，故教會很容易在這裏建立基地。在主後二百二十五年，在幼發拉底河與底格裏斯河之間的境界，教會已有二十多位主教，亦即建立了二十多個教區。然而再往東到波斯，福音便面對很大阻力。在這裏，拜火教也是國教，但這裏拜火教的組織非常嚴密，因而對基督教產生了統一而有力的抗拒。

從伊德撒北上，福音傳入小亞細亞的加帕多家境內，再由加帕多家傳入亞美尼亞。在第三世紀時，一位名叫貴格利（被稱為光照者貴格利，Gregory the Illuminator, 240-332 A.D.）的人從亞美尼亞往加帕多家求學，在那裏信主，便毅然回亞美尼亞傳福音；他本身是貴族，於是便首先向貴族傳，忍受了一段時期的逼迫，終於帶領亞美尼亞王信主，跟著更帶領全國歸主。時至今日，亞美尼亞的文化與基督教是緊緊地結合在一起的，亞美尼亞人的愛國情操與他們的信仰生活也是緊密相連的。

從安提阿向西，那便是當日保羅傳道最活躍的小亞細亞。在保羅所建立的基礎上，教會發展得很快。從當時一位名叫皮裏紐（Pliny the Younger）的巡撫在主後一百一十年寫給羅馬皇帝圖拉真（Trajan）的信中，我們便可見福音的廣傳。他告訴皇帝，在他到任時，因為信基督教的人日漸增加，不少廟宇冷淡不堪，由此便可

見基督徒的人數一定不少。在腓尼基，教會在各大城市被建立起來。不過在加拉太境內，福音的拓展相當緩慢。小亞細亞北部的本都，有很長的一段時間一直抗拒福音；但到了第三世紀，因著一位被稱為行異能的貴格利（Gregory the Thaumaturgos）忘我地傳福音，幾十年間便幾乎全境都歸主；相傳他到本都時只有十七人信主，但到他去世時，本都全境只有十七人仍未接受福音。這傳說固然不能盡信，但由此便可見一個人的熱忱，有時可以產生突破性的作用。除了熱忱以外，貴格利還有一秘訣，就是靈活地運用當地的節期及慶典來表達基督教的信仰，使當地的風土人情基督化，信徒無需感到做了基督徒後就得與固有的文化斷絕關係，基督教反而變得非常親切。

按早期教會史學家優西比烏的記述，馬可及亞波羅是最早到埃及傳福音的人。他們開始在亞歷山大港工作，到二世紀末，亞歷山大港已經成為教會擴展的基地；第三世紀初，一間頗具規模的「門徒訓練中心」也成立，用來裝備信徒，以應付在信仰、生活及傳福音上的各種挑戰。主後二百三十五年，單就亞歷山大港便已經有二十位主教。與此同時，迦太基亦成為基督教在北非擴展的中心。在北非，教會擴展的速度真是令人驚嘆，約在二百二十年，教會在迦太基召開會議時，北非只有七十二名主教參加；三十年後，主教的人數增至九十多位，而三百年左右，主教人數竟接近二百位（即表示有二百多個教區），可見發展何等迅速。

在義大利，教會的發展也很驚人，在一百四十年左右，全義大利只有十二位主教，而二百五十年左右，單單南義大利便已有接近一百名主教。在這時，羅馬城約有四十間教堂，一名主教，四十六名長老，教會所收容的寡婦竟達一千五百名。有史學家估計羅馬城當時信徒的人數在三萬人以上。

羅馬帝國歷任皇帝年表

1AD 屋大維〈奧古斯督〉

14-37 提比留〈Tiberius I b.〉

37-41 該猶 (Gaius Caligula)

54-68 尼羅 (Nero)

68 迦爾巴 (Galba)

69 鄂圖 (Otho)

69 維特利 (Vitellius)

69-79 衛斯帕西 (Vespasian)

79-81 提多 (Titus)

81-96 多米田 (Domitian)

96-98 尼法 (Nerva)

98-116 圖拉真 (Trajan)

117-138 哈德良 (Hadrian)

138-161 安東尼比約 (Antoninus Pius)

161-180 馬可奧熱流 (Marcus Aurelius)

180-192 科莫多 (Commodus)

193-211 瑟佛倫 (Septimius Severus)

212-217 吉達 (Geta) 拉戈拉 (Caracalla)

218-222 赫利奧加巴盧斯 (Heliogabalus)

222-235 亞力山大 (Alexandar Severus)

236-238 馬克西姆 (Maximus)

249-251 德修 (Decius)

251-253 高盧士 (Gallus)

253-260 瓦勒尼 (Valerian)

260-268 加列奴 (Gallienus)

268-270 革老丟二世 (Claudius II)

270-275 奧理良 (Aurelian)

276-282 奧熱流 (Marcus Aurelius Probus)

284-305 戴克理先 (Diocletian)

306-312 馬克森提 (Maxentius)

312 君士坦丁大帝

王政時代

古羅馬氏族制度向階級社會過渡的時代，約當公元前8世紀中葉至6世紀末葉，因傳說此時相繼有七個「王」(rex)執政，故名。王政時代，是羅馬的父系氏族制時代，據說當時羅馬有三百個氏族，每十個氏族組成一個胞族(庫里亞——Curiae)，十個胞族組成一個部落，共三個部落，三個部落構成羅馬人公社整體。王政時代的羅馬人公社實行軍事民主制，管理機構有三：一是元老院，由三百個氏族長組成，有權處理公共事務、批准和否決人民大會的決議。二是人民大會，由武裝的成年男子參加，每個庫里亞有一票表決權，大會通過或否決一切法律，選舉高級公職人員，其中包括對「王」的選舉。三是「王」，由人民大會選出，是軍事首長，同時又是最高祭司和審判官，但尚無真正國王的權力。王政時代已出現階級分化，有些父家長家族富裕起來，上升為氏族貴族，有的氏族成員貧困而成為「被保護人」，受貴族的剝削和奴役。另外出現平民，他們是被征服者及外來的移民，人身自由，但不屬於羅馬氏族成員，沒有氏族權利，無權分級公地，不能參加人民大會，許多平民租佃貴族的土地，有的因借債而淪為奴隸。王政時代的奴隸主要從事家內勞動，數量不多。貴族、被保護人、平民和奴隸構成王政

時代階級對立關係的萌芽形式。由此可見，王政時代氏族制已趨於解體，階級社會正在形成。史學界一般認為，王政時代後期，羅馬處於伊特拉斯坎人統治之下，公元前6世紀末，發生塞維·圖里阿改革，改革使氏族制遭受破壞，王政時代的最後一個統治者塔克文是個暴君，到公元前510年（或前509）被黜，王政時代結束，伊特拉斯坎統治被解除，羅馬共和國建立起來。

羅馬共和國

公元前6世紀末到公元前1世紀末古羅馬貴族專政的奴隸制國家。羅馬王政時代末期，出現塞維·圖里阿改革，隨之羅馬進入階級社會，形成羅馬共和國。羅馬共和國具有明顯的貴族專政性質。共和國的最高行政權由執政官掌握，執政官有二名，從貴族中選出，任期一年，平時有行政、司法權，戰時指揮軍隊，但因是二人掌權，互相牽制，故權力不大。共和國真政掌權的是元老院，由少數貴族和卸任的執政官組成，先是十人，後增至三十人，決定國內外一切重大問題。此外，共和國有百人團會議，是全體成年男子參加的人民大會，形式上是最高的立法機關，但實際受元老院控制，會議表決經元老院批審過的議案，沒有討論權，表決時是第一等級富有者佔優勢，因此百人團會議也反映了貴族專政。羅馬共和國的階級結構十分複雜，有貴族、被保護人、平民和奴隸。共和國早期，平民與貴族的矛盾非常突出，平民採取各種方式進行鬥爭，直到公元前3世紀初，鬥爭才告結束，鬥爭結果，平民取得一些勝利，但真正獲利的是平民上層，平民上層與舊貴族融為一體，形成新貴族，而廣大平民下層仍受壓制，因此羅馬國家仍然是貴族共和國。自公元前5世紀起，羅馬便不斷向外擴張，經過兩個世紀的對外侵略，羅馬征服了全部義大利，控制了西部地中海，並佔領東部地中海的一些國家，使羅馬共和國由台伯河畔的小城邦而成為地中海上的霸國。到公元前2世紀中期，羅馬共和國的經濟發生巨大變化。首先是土地集中，形成許多奴隸主大農莊，與此同時，農民紛紛破產，使城邦經濟基礎被削弱；其次是奴隸制的發展，戰俘奴隸大量流入羅馬，奴隸被廣泛使用在生產領域，奴隸受都殘酷的壓榨，因而引起奴隸的反抗鬥爭，第三，羅馬的商業高利貸業也發展起來，出現一個靠經商發財的新興階級——騎士，騎士在政治上無權，故往往同下層平民一起與當權貴族進行鬥爭。從公元前2世紀後半期起，羅馬共和國的各種逐漸暴露出來，相繼出現嚴重的社會鬥爭。公元前137—132年，發生第一次西西里奴隸起義；公元前133—123年，發生以農民土地運動為中心的格拉古兄弟改革；公元前104—101年，發生第二次西西里奴隸大起義；公元前73—71年，爆發斯巴達克起義。這些起義和鬥爭，沉重打擊了羅馬奴隸主階級，動搖了奴隸制城邦

的經濟基礎。在社會矛盾和階級鬥爭日益激烈的情況下，代表羅馬城邦貴族奴隸主利益的共和政體，已不再適應全羅馬帝國奴隸主階級統治的需要，因而發生了從共和制向帝制的轉化，在轉化過程中，出現許多政治野心家，他們發動長時期的爭奪權勢的內戰。公元前60年，由龐貝（Pompey）、凱撒（Caesar）、克拉蘇（Crassus）三人結成政治同盟，實行集體獨裁，史稱「前三頭政治同盟」，後來，凱撒戰敗其他兩個對手，實行個人獨裁，不久，凱撒被其政敵刺殺，前三頭同盟結束。凱撒獨裁實為羅馬共和國滅亡的先聲。公元前43年，又出現屋大維（Octavius）、安東尼（Antonius）、雷比達（Lepidus）三人結成的「後三頭政治同盟」。公元前30年，屋大維除掉其他二人而成為獨裁者，至此，軍事獨裁的君主專制政權終於在羅馬建起，羅馬共和國最後滅亡，羅馬帝國時代開始。

羅馬帝國

公元前30年至公元476年的古羅馬奴隸制君主專制國家。公元前2至1世紀，羅馬共和國發生危機，經過一個世紀的內戰，共和國最後崩潰，建立起軍事獨裁的專制帝國。公元前30年，屋大維建立元首政治（蒲林斯制——Principes），標志羅馬帝國的開始。羅馬帝國時代分為三個階段：前期羅馬帝國、3世紀危機時期、後期羅馬帝國。（一）前期羅馬帝國（公元前30年至公元193年）：包括奧古斯都元首統治（公元前30至公元14年）、克勞狄王朝（公元14至68）、夫拉維王朝（公元69至96）、安東尼王朝（公元96至192）。前期帝國時代，羅馬社會處於相對穩定時期，隸農的盛行使奴隸制生產關係得到局部改造，因而使經濟有所發展。此時帝國疆界東起幼發拉底河，西至西班牙、不列顛、南達北非、北至多瑙河、萊茵河。3世紀危機時期（193至284）：包括塞維魯王朝（193至235）及其後的分裂時期。此時期帝國危機充份暴露，表現在經濟方面，農業與手工業衰落，商業和城市經濟蕭條；政治方面，統治階級內訌，人民發動起義，外族入慘。基督教迅速發展，反映危機深入思想領域。（三）後期帝國時代（284至476）：是帝國由危機走向滅亡的時代。此時羅馬帝國由元首制（蒲林斯制）轉為多米那制（Dominus——君主），即以公開的君主制代替元首制。戴克里先（Gaius Aurelius Valerius Diocletianus，約243至313）和君士坦丁（Flavius Valerius Constantinus，約280至337）統治時期，皇帝權力加強，兩人都進行挽救奴隸制危機的改革，但奴隸制危機日益加深，人民起義遍及全國。。395年，皇帝狄奧多西（Theodosius，346至395）死後，羅馬帝國分裂為東西兩部份，西羅馬帝國以羅馬為首都，東羅馬帝國以拜占廷為首都。公元4世紀以後，日耳曼人大舉進攻羅馬，國內人民起

義浪潮更加高漲。410年，日耳曼的西哥特人在領袖阿拉里克（Alaric）領導下，進入意大利，圍攻羅馬城，城內起義奴隸為西哥特人打開城門，西哥特人攻入羅馬城，掠奪而去，隨後日耳曼人在羅馬境內相繼建立許多王國，與此同時，以奴隸為核心的人民革命運動到處發生，西羅馬帝國處於滅亡前夕。476年，羅馬僱傭兵領袖日耳曼人奧多亞克（Odoacer）廢黜羅馬最後一個皇帝羅慕路斯（Romulus Augustulus），西羅馬帝國遂亡，從此西歐進入封建社會。東羅馬帝國在不同的歷史條件下，存在到1453年。

東羅馬帝國

4世紀末羅馬帝國分為東西兩部份，其東半部稱東羅馬帝國，因帝國首都君士坦丁堡是古希臘殖民城市拜占廷舊址，故亦稱東羅馬帝國為拜占廷帝國或拜占廷。中國古時稱之為拂菻或大秦。4世紀初，羅馬帝國危機，舊都羅馬漸失其政治中心作用。皇帝君士坦丁（Constantine）於330年將首都遷往經濟發達的東方，以博斯普魯斯沿岸的拜占廷為新都，並改名為君士坦丁堡。此後，東、西帝國走向分裂。395年，皇帝狄奧西一世（Theodosius I）逝世，東、西兩帝國正式分裂，此為東羅馬帝國獨立存在之始。西羅馬帝國476年滅亡，東羅馬帝國繼續存在。東羅馬帝國的統治中心在巴爾幹半島，其疆域還包括：小亞細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埃及、美索不達米亞以及外高加索的一部份。該帝國奴隸制危的影響甚微，城市日趨繁榮，首都君士坦丁堡地理位置優越，扼黑海出海口，又兼歐、亞陸地之橋樑，為中世紀東西交通要道，全世界船隻雲集於此，馬克思稱之為「溝通東西方的金橋」。亞歷山大里亞（Alexandria）安提拉（Antera）等大城市，亦堪稱工商業發達的經濟中心。皇帝查士丁尼統治時期（527至566），實行一系列反動政策，對內編纂法典，加強統治；對外進行武力征服，佔領了北非、意大利等地，以重建羅馬帝國，恢復奴隸制度。但此時奴隸制在西方已不合時宜，其倒行逆施終於破產，西方領地逐漸喪失。7世紀初，阿拉伯人興起，東羅馬帝國先後喪失美索不達米亞、敘利亞、巴勒斯坦、北非及南意大利和西西里島，帝國版圖大為縮小，面臨崩潰。7至12世紀是拜占廷社會由奴隸制向封建制過渡的時期。其封建為帝國早期的封建因素和斯拉夫人農村公社制度相結合的產物。11世紀末封建關係最終確立，大貴族獨立性增強，尋至封建分裂傾向的加劇。12世紀末帝國日趨衰弱，外族入侵，領土日蹙。1204年4月，第四次十字軍東征，攻陷了君士坦丁堡，對該城進行空前野蠻的洗劫，著名建築物和古代珍品橫遭破壞，西歐侵略者在此建立拉丁帝國，東羅馬帝國雖在1261年復國，但領土更小。國勢日衰。14世紀商品貨幣經濟發展，貨幣地租盛行，資本主義

手工工場出現，由於帝國的反東統治和外族入侵，阻礙了歷史的發展進程。1 4 世紀末，工商業開始衰落，封建剝削沉重，城市人民不斷起義反抗。在帝國岌岌可危之時，土耳其人不斷向帝國進攻，1 4 5 3 年 4 月，土耳其人以二十萬大軍和三百艘戰船圍攻君士坦丁堡，人民英勇抗戰，激戰五十六天，總因眾寡懸殊，君士坦丁堡被攻陷。不久土耳其蘇丹在此建都，並將其改名為伊斯坦布爾。1 4 6 1 年又征服東羅馬的全部領土，帝國最後滅亡。其蘇丹在此建都，並將其改名為伊斯坦布爾。1 4 6 1 年又征服東羅馬的全部領土，帝國最後滅亡。羅馬的影響—政治

耶穌時代，猶太人在政治方面受羅馬統治，在文化方面則受希臘影響，再加上猶太本身傳統的宗教，就形成耶穌所處之時代的背景。羅馬對它所征服的地方，安定的省份由元老院管理，指派省長統治，常有暴亂的則由皇帝直接派軍隊駐守，由提督、巡撫或地方長官管治。

大希律靠其政治手腕被羅馬皇帝委任為猶太人的王，他曾經要殺嬰孩耶穌，沒有成功。他死了以後，遺囑將王國分給他三個兒子。當然，這還需經過奧古斯都皇帝的批准。亞基老 管理猶太、撒馬利亞和以土買等地，他不能稱為王，只能稱為總督(ethnarch)。希律安提帕 管理加利利和比利亞，他的地位是分封王(tetrarch)，權力比總督小。腓力 I 管理巴勒斯坦北部及東北部，包括特拉可尼，以土利亞等地。亞基老就是馬太福音 2:22 所記載的那位，但他不受猶太人歡迎，又任意更換大祭司，猶太起而反抗，到處都有暴動。後來猶太人向羅馬皇帝極力請願，皇帝就將他免職放逐，改派巡撫來管理猶太地。所以在新約時期，有時提到王，有時提到巡撫。希律安提帕就是娶其兄弟腓力 II 之妻希羅底，並殺死施洗約翰的那一位。耶穌在世時大部份時間在加利利，就是在希律安提帕的管轄區。他聽到耶穌的名聲，以為是施洗約翰從死裡復活，想要殺耶穌，耶穌稱他為狐狸(路 13:32)。希律安提帕曾經向皇帝陳情，希望獲得更大權勢，但被懷疑具有野心，最後被羅馬皇帝放逐，死於異域。腓力 I 是唯一做得比較好的一個王，任內諸多建樹。他不是希羅底原來的丈夫腓力，但他娶希羅底女兒撒羅米為妻。他為紀念羅馬皇帝奧古斯都重建古城班尼亞(Panias)，改名為凱撒利亞(Caesarea)，但為與其他同名城邑有別，這城被稱為凱撒利亞·腓立比(太 16:13)(註 7)。稅吏是替羅馬政府收稅的。通常皇帝只訂一個數目，全權委託稅吏辦理，稅吏常任意訛詐人，多收的歸自己口袋，故為猶太人所痛恨。

希臘的影響—文化

希臘文化隨著亞歷山大帝的東征而帶到巴勒斯坦，這些文化和當地文化結合，產

生了以希臘文化爲主的混合文化，史學家稱之爲「希臘化文化」(Hellenism)。當地的城市，不但希臘式建築十分流行，希臘文也成爲朝廷與民間通用的語言。這種情形在羅馬統治以後，並未改變。希臘文化可以說與人民的日常生活打成一片。新約就是用希臘文寫成的，所以它能夠很快地流傳到各地。

希臘文化的主要特色是崇尚自由、民主與獨立的精神，其文學、藝術亦十分發達。希臘人爲了解答人生問題，產生了禁慾的斯多亞主義和享樂的伊匹鳩魯派；同時還有智慧主義，新柏拉圖主義，犬儒主義，懷疑主義等各個哲學門派。而希臘人生性好奇，約翰福音 12:20-21 記載有幾個希利尼人要來見耶穌，希利尼人就是希臘人。當使徒保羅來到希臘的雅典傳福音時，當地人都很好奇地要來聽聽看他要說些什麼(徒 17 章)，這都顯示出希臘人好奇求知的特性。

猶太的傳統—宗教

希臘文化帶給猶太人的衝擊是，他們能否同時接受希臘文化，而仍然忠於他們傳統的信仰。猶太人有的受希臘化影響較深，思想比較自由，比較追求物質享受，這種人大多散居在各地；有的思想比較保守，抗拒希臘文化，這些人多居住在猶太本土。耶穌當代猶太人的宗教集團和黨派可分下列幾種：

祭司：祭司的職責原是獻祭、傳達上帝的旨意並教誨民眾。以色列人從巴比倫歸回以後，沒有王，外邦人也不希望大衛王室抬頭，祭司的權力便逐漸擴張而擁有政權。馬加比革命之後所建立的王朝更是祭司主政。但是在政治環境爭權奪利的風氣之下，祭司也難保清高。而外來的統治者有時任意廢大祭司，另立新祭司，甚至還有人用錢收買而得大祭司職。

文士：文士原是抄寫律法的人，由利未人擔任，他們保存聖經，不遺餘力。以色列人被擄分散在各處設立會堂時，文士研讀並解釋律法，在教導百姓遵行律法上扮演極重要角色。像以斯拉就是文士，又是祭司。但是後來祭司慢慢忽略律法，文士就與祭司分開，而形成另一個專業。

法利賽人：法利賽人的意思是「分別出來」，他們是與當政者不合而分離出來的一班虔誠人士，約在公元前 150 年形成。他們遵行律法，相信死人復活。在耶穌出生前一世紀，法利賽人中有兩位極具影響力的大拉比，形成法利賽的兩大學派，由希列(Hillel) 和沙買(Shammai)所領導。希列生於巴比倫，後來遷居耶路撒冷，對律法採取比較自由的態度。沙買這一派比較嚴格，他們反對那些傾向羅馬的政黨，同情並贊助謀求國家獨立。使徒保羅的師傅迦瑪列乃是希列的孫兒。撒都該人：撒都該人可能源自所羅門王時代的撒都，他們多爲祭司階層的人，可以說是當時的執政者與權貴。他們崇尚理性，只接受摩西五經，不相信死人復活，反對法利賽人在律法之外又加上許多遺傳。其實撒都該人的興趣在於政治，多過宗教。

以上四種人，文士和祭司是一種職業，法利賽和撒都該則爲一種黨派。文士多半爲法利賽人，但亦有少數爲撒都該人；祭司則多半爲撒都該人，亦有少數爲法利賽人。此外，在新約聖經中還提到希律黨和奮銳黨。希律黨是擁護希律做王的人；奮銳黨主張與羅馬對抗，不惜使用武力。但到公元第二世紀猶太覆亡之後，大部

份的黨派都消失無蹤，只有法利賽黨存留下來。

主耶穌降生時，正值羅馬人統治，但希臘文化瀰漫羅馬帝國各地，這正是福音傳播的最佳時機。

召會歷史簡介—第一篇 介言

一 歷史的意義：

人類歷史錯綜複雜，千頭萬緒，許多人研究一生，雖然掌握許多資料，但對歷史基本意義，並無認識。要認識歷史，必須抓緊綱領，認定原則路線。歷史首先告訴我們，神主宰之手支配人類一切生存行動，（徒十七 26，）其目的為成全祂永遠的經綸。

基督升到天上，並且在祂的升天裡得著冠冕並登寶座，作萬人並萬有的主，管理全宇宙；（徒十 36；）作基督—神的受膏者—以完成神的經綸；（二 36；）又作地上君王的元首，（啓一 5，）安排世界的局勢和神所揀選之人的環境，使他們能蒙祂拯救。

【要完成這些大事，就必須有合式的環境。以釘十字架的事為例。舊約有豫言題示，主耶穌要掛在木頭上。（申二一 22~23，加三 13。）在豫表裡，有掛在杆子上的銅蛇。（民二一 8~9，約三 14。）羅馬帝國用釘十字架來處死最低級的罪犯，以及犯了背叛罪的奴隸。羅馬帝國用這方法治死主耶穌，成了應驗關於基督之死那些豫言的工具。

為使基督偉大的成就得以完成，需要羅馬帝國的建立。我得救後，對研讀世界歷史很有興趣，我將世界歷史與聖經作比較，這使我更多認識屬靈的事。我研讀世界歷史，學知許多事的意義。巴別以後，列國開始興起。猶太人因著得罪神，就在主前六百年左右，當尼布甲尼撒毀滅耶路撒冷，把許多人擄到巴比倫的時候，失去了他們的祖國。不久以後，巴比倫的霸權轉移給瑪代波斯。波斯就是現在的伊朗。波斯帝國控制了先前巴比倫的轄土，包括以色列地。然後在主前三百多年，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大帝打敗了瑪代波斯，而統治了那些土地。他死的時候不過三十歲左右。

亞歷山大死後，他的帝國分裂了。其間，在羅馬帝國興起以前，世上並沒有一個帝國控制地中海周圍的列國。戰爭和動亂屢見不鮮。逐漸的，羅馬帝國，特別是在猶流該撒（Julius Caesar）的帥領之下，打敗了周圍列國。猶流該撒的姪孫屋大維（Octavian），打敗了埃及。因著這次的征服，地中海周圍一切的土地都歸羅馬統治。屋大維是猶流該撒收養的繼承人。主前二十七年，屋大維取了亞古士督的稱號，成了第一位皇帝。

基督就是在亞古士督掌權時出生的。路加二章一節說，『那些日子，該撒亞古士督出了一道詔諭，叫普天下的人都申報戶口。』主耶穌出生於羅馬帝國第一位正式該撒的管治之下。在基督的時代，該由羅馬帝國統治地中海一帶，這乃是神的命定。

羅馬對那戰爭地區所下達的命令，使主耶穌可以平安的出生於人類中間。羅馬的死刑方式—十字架，也使論到主受死的豫言得以應驗。

到了基督復活升天之後，福音的開展因著共同的語言，單一的管治、道路，以及羅馬所建立的國內秩序，大得便利。

希臘文是知識階層的語言。雖然新約幾乎全是猶太人所寫(路加是惟一的例外)，卻是用希臘文，而不是用希伯來文寫的。甚至在羅馬帝國興起以前，約在主前三世紀，希伯來文的舊約就譯成了希臘文。這譯本稱為七十士希臘文譯本，是由埃及亞歷山大的七十位學者所譯的。主耶穌在地上時，多次的引經都是出自七十士希臘文譯本。羅馬將所征服的土地稱為省；譬如加拉太省、亞西亞省、亞該亞省與馬其頓省。因這些省都隸屬羅馬，所以人民越境自由，不受限制。這樣的環境對出外開展福音的人極其便利。此外，船隻可航越地中海；陸運方面，羅馬人建築了貫穿整個帝國的道路。四境的平安與秩序進一步鼓勵人旅行，因而有助於福音的開展。搶劫的事受到控制。旅行相當安全，不必懼怕遭到路劫或殺害。羅馬公民在法律的充分保護之下。保羅自己曾經聲明這項權利。他要被鞭打的時候，向百夫長鄭重聲明說，『人是羅馬人，又沒有定罪，你們就鞭打，這是合法的麼？』（徒二二 25。）千夫長『既確知他是羅馬人，又因為捆綁了他，也害怕了。』（徒二二 29。）後來他自己的同胞猶太人在非斯都面前控告他，他就聲明他羅馬公民的權利，且上訴於該撒。（徒二五 11。）他因此受到了保護。

神豫定羅馬帝國提供環境，使救贖能其在中完成，福音能在其中開展。】（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四至七頁）

神既然在這地上有一個目的要完成在人身上，祂當然有最高的權柄和能力來安排人類歷史的局勢。我不相信許多教世界歷史的教授，知道人類歷史的意義。他們大多只有照著世界知識而有的認識。必定很少人有這樣的觀念：世界局勢與神的行動息息相關。

實際上，世界局勢是在神的安排之下。是神定準某個民族的時期，要他們作這事或在那裡；是神劃定各國的疆界；（徒十七 26；）也是神興王廢國。這不僅從聖經看是明顯的，就是從歷史的事實看也是明顯的。

神安排一切環境，目的為成功神的經綸，具體來說乃是為成功四件事：

- 1 成功救贖。
- 2 推廣福音
- 3 傳揚新約完成的職事。
- 4 建造基督的身體

本文摘路自

<http://tw.knowledge.yahoo.com/question/question?qid=1005012802901>